

雪雨年年有

固始县 周明金

农谚说：“雪雨年年有，不在三九在四九”。雪是冬天的符号、冬天的象征，如果冬天不下雪，似乎就不是冬天，至少不像冬天。今年冬天就很特别，小寒过了，三九天了，也没有下一场雪。老天也没有一丝要下雪的迹象，虽然寒冷，但一天比一天晴得好，下雪已成奢侈品。

记得小时候，农历十月一过，就会天寒地冻，北风劲吹，雪花飞舞。雪一场接一场地下，地上的雪越积越厚，经久不化。那时，住的是土坯草房，天长日久，墙壁难免出现裂缝，木门，木格子窗，门头上留有供燕子出入的洞子，两头的屋山尖尖上也留有串眼。下雪了，雪便无孔不入，即使是很小的墙缝隙，也挡不住雪钻进屋里。母亲说：“贼雪”。意思是雪像贼一样，防不胜防，稍有疏忽，雪便有了可乘之机。其实，雪是随风而入的，风能进去，雪就能进去。

下雪之前是有预兆的。那时比不上现在科技发达，气象部门能预测到一周甚至一个月的天气情况，天阴、天晴、气温；小雨、中雨、大雨、暴雨；小雪、中雪、大雪；几时下雨，几时下雪，几级风，什么风向，都准确无误。那时是根据经验判断天气。只要是前一天凛冽的寒风呼呼地刮，铅色的阴云布满天空，天地间灰蒙蒙的，夜里必定要下雪。

下雪的夜晚来的似乎比平常早，人们吃罢晚饭，洗漱完毕，早早地钻入冰凉的被窝里，去完成各自漫长的一夜冬眠。我只要听说夜里要下雪，心情就亢奋、就会一直不能入眠。屏息凝神，侧耳倾听雪是怎样降落的？

不知何时，风骤然停止，我猜测雪要降落了。果然，一阵“噼噼啪啪”的响声传来，可以听出下的是冰雹，我欠身斜倚在床头上，倾听着这下雪的前奏，它犹如一阵开场的锣鼓，将引出精彩的节目登场，它仿佛又是一个交响乐的序曲，拉开引人入胜的帷幕。我预感到激动人心的节目就要开始了，神情专注地任凭这一曲曼妙的音乐叩响我的耳鼓。

“簌、簌、簌——”雪下大了，在万籁俱寂的乡村，这“簌簌”的声音显得如此美妙动听：像泥瓦匠抹墙时轻轻揉搓；像雕刻家锋刃有节奏地切削；像笔耕者灯下疾书；像村姑溪边浣纱；又像丝绸摩擦……偶尔“扑嗒”一声，那是树上积雪大块滑落，间或“喀嚓”一声，那是枯树枝不堪重负，被压折了的声音；有时“扑棱棱”几声响起，那是鸟儿抖落身上厚厚地积雪。各种声音夹杂其间，又好似锣鼓声的点缀，更增强了音乐的节奏感，打破了乡村死一般的寂静。

随着越来越响的落雪声，我的心飞出了斗室，飞到了窗外，飞向万里雪飘的世界。人称及时的大雪为“瑞雪”，便有了“瑞雪兆丰年”、“丰年好大雪”、“今冬麦盖三层被，来年枕着馒头睡”的农谚。越冬的油菜、麦苗儿最喜欢的是雪，因为雪能冻死越冬的害虫，雪水能滋润庄稼成长，雪能像棉被一样为庄稼保暖。我似乎听到油菜“嗞嗞”地吸水声，仿佛听到了小麦“唦唦”地拔节声，好像看到农民脸上都洋溢着丰收后的灿烂的笑容。

雪落有声也有色。下雪的夜晚

如同月光普照大地，亮亮的。听得太久了，累了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下雪天，大人们都起的比较迟，我习惯了早起，打开门一看，雪已经堆在门前，堵住了门。雪顺着门的缝隙，门槛的缝隙，钻进屋里，一缕一缕的晶莹剔透。窗户虽然用报纸糊了，也难免有漏洞，雪会乘机钻进来，堆在窗台上，或化作一摊雪水顺着墙壁流下来。

不能上工的大人们猫在屋里用早已准备好的树根、树枝、干牛粪烤火取暖。不能再上学但生性好动的我们这群孩子，在屋里是待不住的：受不了烟熏，鼻涕一把、眼泪一把，不断地咳嗽。于是借机跑出去，约三五玩伴冒着雪，踏着雪到野外疯玩去了。出发前，我们先把自已“武装”一番：跑到生产队的打谷场上，从大草垛上拽把稻草，拧成粗草绳，像当年红军打绑腿一样，从脚尖一直缠到大腿；掂根木棍，换上自家的看门狗，到野外撵兔子、捉野鸡、掏黄鼠狼……

连续的大雪天，兔子没有东西吃，从雪下钻出来，想找点吃的，逃个活命，不巧就碰上我们这帮“天敌”。一番人撵狗追，兔子连饿带累，十有八九被我们活捉。野鸡是雪盲眼，雪地里什么也看不清，一听到动静，就漫无目的的乱飞，我们穷追不舍，直追得野鸡“俯首就擒”。黄鼠狼本来是可以耐住饥饿、寒冷的，但延续生命的呼吸常使它暴露目标。只要在雪后的坟丛里、田埂上或山坡下发现一个圆圆的黄色的洞，那便是黄鼠狼呼吸所致，下面十有八九就是黄鼠狼栖身的洞穴。我们使用携带的木棍使劲捅，被捅疼的黄鼠狼拼命往外蹿，我们瞅准了，一棍打下去，黄鼠狼就命丧棍下了。即使一棍打不死，还有狗等着它呢。我们只剥下黄鼠狼的皮，肉当场都喂了

狗——经霜的黄鼠狼皮特别值钱，一张皮可以卖10多元钱，当时能买几十斤大米呢！

大雪能持续下到来年的正、二月，整个雪天都是我们欢乐的时节。我们喜欢下雪，下雪了我们不光能到野外撵兔子、捉野鸡、掏黄鼠狼，还可以在自家门前打雪仗、滚雪球、滑雪、堆雪人……

“今冬麦盖三层被，来年枕着馒头睡”；“今年大雪飘，明年收成好”；“大雪半溶加一冰，明年虫害一扫空”，大人们也喜欢下雪。俗话说，“瑞雪兆丰年”、“丰年好大雪”——大雪可以冻死一部分越冬的害虫；雪水渗进土层深处，又能保障庄稼生长的需要。老人们把雪比作是“麦子的棉被”，冬天“棉被”盖得越厚，来年麦子就长得越好。

文人墨客更喜欢雪，只有雪天才会有唐·元稹的“才见岭头云如盖，已惊岩下雪如尘；千峰笋石千株玉，万树松萝万朵云”；才会有高骈的“六出飞花入户时，坐看青竹变琼枝”；才会有岑参的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；才会有李白的“燕山雪花大如席，纷纷吹落轩辕台”；“地白风色寒，雪花大如手”；才会有宋·胡仔的“战退玉龙三百万，败鳞残甲满天飞”；才会有伟人毛泽东气势磅礴的“北国风光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。望长城内外，惟余莽莽，大河上下，顿失滔滔。山舞银蛇，原驰蜡象，欲与天公试比高……”。晶莹剔透的雪，成就了文人墨客一首首诗词、一篇篇美文、一张张画卷；美白无瑕的雪，是大自然送给人类最环保的“空气清新剂”；圣洁高雅的雪，能洗涤人们纷繁杂乱的思想、净化人们肮脏丑陋的心灵；冰清玉洁的雪，使人们心旷神怡、忘记一年的疲惫，胸中充满着丰收的希望。



寒梅花儿开

杨剑横

在冬日的尾声，当寒风依旧凛冽，万物似乎都沉睡在一片寂寥之中，却有那么一抹不屈的生机，于冰雪覆盖之下，悄然绽放——那便是寒梅，以它独有的坚韧与高雅，迎接春的序曲。

瑞雪纷飞，是冬日最温柔的笔触，将大地装扮成一片银装素裹的仙境。雪花轻盈地落在枝头，覆盖了每一寸裸露的土地，也似乎想要掩盖住世间所有的喧嚣与浮躁。然

而，在这片纯白的世界里，寒梅却以一种近乎倔强的姿态，傲然挺立，仿佛是大自然中最勇敢的守望者，不畏严寒，不惧孤独。

寒梅的花朵，小巧而精致，它们在冰雪的映衬下更显得清丽脱俗。每一瓣花瓣都像精心雕琢的艺术品，晶莹剔透，又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暖意，仿佛是大自然对寒冷世界的一抹温柔慰藉。它们不言不语，却以无声的语言诉说着生命的

力量与希望，即便是在最严酷的环境下，也能绽放出最绚烂的光彩。

晨曦初破，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，照耀在这片银白之上时，寒梅更是显得格外耀眼。那点点红梅，在白雪的映衬下，如同点点星火，点燃了冬日的沉寂，预示着春天的脚步已悄然临近。它们似乎在无声地宣告：无论多么漫长的严冬，都无法阻挡生命的复苏与春天的到来。

寒梅与瑞雪，共同编织了一个关于等待与希望的美丽传说。它们教会我们，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时刻，也要保持内心的坚韧与纯洁，因为每一个寒冷的冬天之后，都必将迎来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。寒梅

花儿开，不仅是大自然的奇迹，更是对生命不屈不挠精神的赞歌，提醒着我们，无论遭遇何种困境，都要像寒梅一样，勇敢地绽放自己的光彩，迎接属于自己的春天。

于是，在这冬去春来的交替之际，让我们带着对寒梅的敬意，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，静静等待，那第一缕春风拂过面颊，万物复苏，生机盎然的那一刻。寒梅花儿开，不仅是季节的更迭，更是心灵的觉醒，是对美好生活永恒的追求与向往。